

書叢學自年青

# 學濟經治政究研樣怎

趙 湜 柳



行發店書活生南

書叢學自年官

(輯二第)

學濟經治政究研樣怎

著 提 柳

行發店書活生海上

月三年六十二國民華中

青年自學叢書

(第二輯)

怎樣研究政治經濟學

每冊實價叁角五分  
外埠酌加郵費

印刷者

發行者

著者

生活印刷所

上海福州路  
三三號  
生活書店

柳詒徵

版權所有不准翻印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出版

## 弁言

在我把這一本小書編完後，我對於本書的題名頗發生懷疑了，這樣十幾封不三不四的通信湊成的東西，配稱爲「怎樣研究政治經濟學」麼？我想：這名字是太堂皇了，我很有幾分不安。然而，這書名是叢書主編人早定下了的，現在似乎不容易由我擅自更改。這怎麼辦呢？我在擱筆凝思中，不禁生出一種滑稽的感覺來，我嘲笑自己道：好罷！就讓這美麗的羊頭做着招告罷！

記得還是兩年前，我和一位初中程度的族妹，討論過半年的政治經濟學，彼此通了不少的信。這一件事，我一向不會忘記，因爲這一年多來，

我又常接到許多青年朋友關於這一方面問難的信，而問題的中心，却都是我們曾經談到過的。我常常想，如果我能把那些通信整理出來，印成一冊小書，倒可以省了許多寫信的時間，也許對於初入政治經濟學大門的友人是一種幫助罷。但因人事過忙，很少得到一個編輯這書的機會，去夏仲實兄派我寫這本書，我就登時想到，這是一個時機，特地去信要回來了那些原信，這使我感到了一種說不出的欣慰。

爲什麼我這般記得我們間的這一段討論呢？這是因爲我在這三四年來，深切的感到：空談讀書方法，到底抵不過和人實際討論中的親切，一個由自學中的人提出的問題，比你替他想像出來的問題要實際。過去這十幾封通信，現在看來，原說不上有什麼存留的價值，但它確是出於一個自學的少女手中提出的問題，而這些解答，確幫助她打開了許多疑難，是一件

事實。因爲這一個緣故，我開始來整理這些舊稿了。

現在收到這裏的信計十三封，另加附錄一篇，內容已有許多增減，介紹的書籍幾乎大半變換了，一切新材料也儘可能的加入，文字有許多篇完全改寫過，時間完全改爲現在，比起原信來，已經不是本來面目了，但問題的要點，以及討論情緒，則依舊完全保存，就是文字中的穿插，以及當時博得她的歡笑，提起過她的研究興趣的地方，也絲毫沒有損毀，我爲什麼特別關心這些小節呢？我爲人很重感情，我覺得好友間討論學問比教室裏不同，就是好友間的友情成分比較師生間不同。這些通信中是充滿了另一種氣氛的，我在改寫這些舊稿時，她的活潑的姿態，聰明的眼睛，頑皮的神情，依然活躍在我眼前，好像寫初稿時一樣，這裏有一種輕快的感覺，我記得當我動筆給她寫每一封信時，我的面上總常帶着微笑，同時她

也曾親自對我說過，她讀時也常是笑不離面的。這一笑，很幫助了她對於真理的接近，因此我要把這一笑轉獻給一切在自學中的朋友們了。

這些東西對於大家有什麼用呢？這很難說，因為這本書中很少的話，是我自己的意見，不過就別人說得對的話，用我的口再說出來罷了。那敢說是什麼著作呢！至於我自己，倒很以此自安，因為門外掛的雖是羊頭，但自己並不要賣狗肉，我無一絲毫賣弄什麼的意思，只是記錄自己一段和人討論自學政治經濟學的經驗而已。如果這時你也正在自學政治經濟學，感到「學海無邊」，無人指引，隨便拏來看看，那也許還適宜罷！如果在這中間，還能得到一個正確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概念，摸到一點門徑，而像我那位舍妹一樣，居然能進而讀完三大資本論，那我更要雀躍了。我也就只有這一點期望。

我還要重複說，門外掛的雖是羊頭，但因為自己的胆子究竟不大，不敢叫人過於相信招告，來上自己的當，因此在此招告下，來添這一小段自白，也許可以減輕本書的封面上所加的這樣一個「羊頭」的罪名罷！

柳湜一九三七，二，七日於上海。

## 目次

### 弁言

- |   |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|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一 | 安下心來罷            | 一  |
| 二 | 先看看實際的經濟現象       | 三  |
| 三 | 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是什麼     | 三  |
| 四 | 我們研究的意義          | 三五 |
| 五 | 辯證法在這裏也有用        | 四六 |
| 六 | 續談幾個辯證法的法則在這裏的應用 | 五七 |

|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七  | 略釋抽象法               | 七〇  |
| 八  | 也少不得史的唯物論           | 八五  |
| 九  | 從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中找我們的對象 | 九六  |
| 一〇 | 對於「生產」的觀點           | 一〇八 |
| 一一 | 商品拜物教               | 一二九 |
| 一二 | 不要忽略了經濟政策           | 一四〇 |
| 一三 | 還要研究「意識」            | 一五一 |
| 附錄 | 記選擇讀物談              | 一六二 |

## 一 安下心來罷

好久沒有看見你了。閒常在三哥處，聽到了一些關於你的消息，我們總要互相微笑，大誇獎特誇獎你一番，你是我們最愛提起的妹妹，你的一言一動常留在我們的心坎中。日前聽說你對三嫂說，我們不管你，連知識上的幫助，也不肯多花一點時光。這話真說得過火一些，三哥聽了就要向你提出抗議，我呢？無疑的是同情三哥的，我們似乎不應該什麼事都讓你佔了上風，一點也不像一個你的哥哥而兼先生。

然而，你既是我們最心愛的妹妹，雖然你的話有時說得太頑皮，但我們總能原諒，女孩子總愛把針鼻大的事，誇大到比地球還大些，心地裏，

倒並不都像嘴巴那般可惡，我是能夠了解的。

說到你的讀書的問題，我們雖然真的有些慚愧，似乎幫助你的地方太少，但我們過細攷察你離開故鄉來一年的成績，我又不能不誇耀我們對你的政策已經成功。你是一個胆子天大的湖南蠻女，因為不肯在故鄉讀女兒經，丟掉一切，一個人離開了父母兄弟跑到海上。你對於知識的飢餓，我們雖很同情，但不能一時讓你吃得過飽，使你害着胃病。你性急，恨不得一天把你想學的東西一口都吞在肚內，這那裏可以！三嫂常常笑你，說一個女丫頭的臥室，簡直變成了雜誌公司，天天娘姨埋怨，你住的那一個亭子間就無法整理，她不動手，你說她偷懶，一動手又弄亂了這樣，弄亂了那樣，祇聽得你大叫大鬧。你那時因為初從故鄉解放出來，真好像鄉下人逛公司，不管吃得吃不得，吃得起，吃不起，你都要試試看，你又倔強，

又自信，那時我們簡直弄得哭笑不得，所以四叔才叫你做瘋子。我們實在也沒辦法對付你。

就從你常說的笑話中，也可以看出你是對知識如何的急情。你不是常常說，可惜科學家沒有發明出一種「知識針」，人家要什麼知識，就可以注射什麼？這種奇怪的想法，雖然三哥笑你太癩，無出息，但可以說明你那急情兒的心理。我們雖然高興，我們得了一個這樣好學的妹妹，但同時也很担心，怕你急流勇退，不能艱苦的用功，因為你的行徑到底還有些孩子氣味，你只曉得要吃，不知吃什麼好，就是向我們要求幫助，也只能說出空洞的話，不能提出具體的問題，什麼是社會的需要，我們為什麼要研究某種科學，你全沒有感覺到，你又太無恆，今日讀這本書，明日又換了那本，幾乎什麼書都讀，但什麼書也沒有看見你整本的讀完過，在這種情

形下，我和三哥商量過，讓你胡亂的讀半年再說，等到你能把自己要學的方向大約摸清後，我們再來具體的指導你。於是我們這一年來，就採取了故意對你冷淡些的態度，使你多碰一些釘子，才曉得做學問的苦楚，不要再幻想什麼「知識針」了。

但是，我要告訴你，我們對你決沒有絕望，知道你總有一天，腦筋能冷靜一些，會很溫順的再到我們的書房裏來的。

果然，一天天我從你的讀書消息中，知道你已有了很可驚的進步，我看了你的讀書興趣時時在轉變，眼光天天在增高，我們的心中是何等的欣慰啊！一年來，你由隨便的翻讀小說雜誌，進而作一個一個作家作品的欣賞研究，文學理論的探討，漸漸對社會科學生出親近的心來。這就可以看出你已走上了讀書的正軌。是的，這話我要順便聲明，我並沒有看不起文

學，說文學比社會科學容易讀，我特別注意的只是你這種發展，是因為這一個發展決不是偶然的，這經歷很值得寶貴。你以前的讀書，可以說是「好讀書不求甚解」，小說，雜誌之類的東西，到底比較容易媽虎的滑過眼睛，後來你看得多了，你有了一點眼光，曉得要選擇讀了，但選擇的標準是什麼呢？我曉得，這問題一定在使你睡不安眠，看了雜誌上一些文藝批評的文章，你知道要讀些文藝理論的書了。天啊！文藝理論書對於一個頑皮的丫頭，隨便可以讀懂的嗎？你一定又在這裏碰了一些釘子，是不是？你這時才心服三哥的話，說讀文學的人，也要學習一點社會科學初步的知識，不管你口上怎樣硬，現在你既然要開始讀政治經濟學了，我和三哥自然很高興，你要知道，我們很重視你這一年來的經驗，這一年來，你好像孫猴子翻筋斗，現在總算安定下來了。

日前聽見舅母家的四姊說，你因讀不懂政治經濟學在那裏苦惱，這是難怪的，雖然過去你讀過的書已不少，但與政治經濟學却没有直接的關係，你的準備實在還不夠，目下你還不應該就讀拉比杜斯的政治經濟學。你應特別對政治經濟學做一點準備，你不要聽不慣我這準備論，從今以後還是聽話一些罷！

好妹妹！又聽說你怪我不肯多向你說話，總是要你問什麼才答什麼。這你也應該明白，我對於一個來和我談讀書問題的人，在我不十分清楚他的程度，性情，環境等等以前，我是慣於不想多說主觀的話的，我不愛對人多說話，不是愛惜我的話，反是愛惜人家的耳朵。這是怎樣說的呢？我一生就少得到教師的益處，也不大相信他們在講堂上對我說的話。但這並不是說教過我的師長，就一個也沒有學問，問題是他們只憑主觀去教人，

沒有想到我要求的是什麼，我的了解的能力到底怎樣。他的話不投我的機，即令他說得如何高明，我不能聽懂，這與我有什麼關係呢！他雖不愛惜他的話，但在我反無好處。因此，我在和人討論讀書的時候，就學了這點乖，向十個不同程度的人討論讀一本同樣的書時，我可以說出幾種不同的話來，結果我發覺大家面上都有笑容，「皆大歡喜」，我正打中了他們的心懷了。這一點，沒有什麼難了解的，你在肚子沒有餓時，一定叫你上館子，並且開出一大張菜單來，你能感覺興趣嗎？

這是就程度說。

但一個人的環境也不能不顧到，譬如有的人有錢可以買書，有的人却只能向朋友處借些來讀，有些地方買不到上海剛出版的好書，只能讀比較老一點的書，這有什麼辦法呢？我們不能只說你非讀某一本書不可，所以